

藥物治愈痛症情緒

痛症及麻醉科醫生 李而安



從生物機制角度，「痛楚」是一種具有警示作用的生理反應，提示生物正在接觸一些不利因素，甚至正為之被傷害。痛楚同時是一種強烈的訊號，告訴我們身體哪一部分出現問題，要尋求適當方法處理，所以亦有說，痛楚存在的目的是為了讓生物逃離危險。對於一般疾病來說，痛楚的功能或許如是，某程度上具有正面作用。但對於一些因為受到不可逆轉的傷害，而產生長期慢性痛症的病人來說，這絕對是一種無意義的煎熬。

以帶狀疱疹，即俗稱「生蛇」為例，有三成患者會於痊愈後，出現長期疼痛問題。因為過濾性病毒已經將神經線破壞，未能完全康復的神經線為身體帶來長期痛楚。要處理「生蛇」，其實大部分家庭醫生處方的特效藥經已有效。但針對痊愈後出現的長期疼痛，就或許需要尋求痛症科醫生的協助。

醫生會為病人處方神經線止痛劑，如果情況合適，部分病人亦可進行侵入性治療，例如射頻治療。射頻治療是一個小手術，首先要用X光或超

聲波，找出疼痛神經的位置，再將刺針放置在受損神經旁，利用射頻將神經線破壞，以減低神經傳遞訊息的功能，達至舒緩疼痛的效果。雖說有多達三成患者生蛇痊愈後有長期疼痛，但主動求醫的病人其實不多。一來每個人承受痛楚的能力都有所不同，二來隨着年月，痛楚亦有可能自然減少。

除了藥物及侵入性治療，心理上的調校對於病人來說亦相當重要。因為處理慢性痛症有別於其他疾病，不是只要找出病原再將之切除就能痊愈。而事實上，當疼痛是來自於一些不能逆轉的傷害，慢性痛症就不存在痊愈的概念。例如上述提到被水痘病毒破壞的神經線；又例如疼痛來源是因為交通意外撞斷了的脊椎神經，這些都是不可逆轉的傷害。斷骨可以重新接駁，但神經線受損，就無法百分之百復原。

或許對病人來說，這是一個較難接受的概念，畢竟長期被疼痛煎熬，當然希望有擺脫的一天。而隨着醫學不斷的進步，藥物以及各種治療方法雖不可治本，但仍可為病人減輕大量痛楚，恢復日常生活。所以慢性痛症病人更應該積極面對，適時尋求醫生的協助。



今年藝術節，我最欣賞由七指雜技團及哥本哈根共和國劇團聯合製作的《博希的奇幻旅程》（Bosch Dream），藝術總監塞繆爾·迪圖奧（Samuel Tétreault）所領導的超凡演出。這是一場結合形體藝術、多媒體藝術、舞台高科技、畫作、視象藝術、雜技、音樂、戲劇和舞蹈於一身的傑作。此作之靈魂人物是博希（Hieronymus Bosch），他在故事中就是歷史上的著名畫家博希，於五百年前生於荷蘭，其作啓發了超現實畫派，尤其是達利（Dali）。

演出的內容關於博希在一五一六年瀕留之際，在接受中世紀的治療時夢裏夢外所見所想，對於筆者來說，這是個極美極善的演出。博希（一四五〇——一五六）的畫作挑戰中世紀的道統，提倡以人為本的概念，勇於表達原創性的話題，包括邪惡的誘惑和神聖的希望等。同期，中國有王陽明（一四七二——一五二九）同樣關心儒家學說中的善惡之理，融會於心學之中，二人在地球東西方各領風騷。後者是中國人心中繼孔子之後的聖人，其學說及身體力



◀《博希的奇幻旅程》集多種藝術形式於一體
Per Morten Abrahamsen 供圖

行的貢獻更為廣大。

香港藝術節是次演出大大發揮意識流藝術的能事，視象藝術家安殊·博田（Ange Potier）兼任布景設計實在功不可沒。例如三聯畫《人間樂土》的一草一木，裸着身體的人物，機器和動物都同樣在伊甸園一樣的地方立體地動起來，天堂會化為地獄，美夢成空。可是，此作仍然忠於博希的創作精神，在萬物輪轉，天地更新之際，不時暗示一個上帝凝視的空間，

暗藏着一種希望，為未可知的將來存留冀盼。

《七宗罪及四件後事》之意境亦穿插在其中，在意識瞬間流轉時，一對摩登男女闖進中世紀的罪孽年輪，先是一場美人出浴，男子臨近了，擦出陣陣怒火，思想又與愛念交纏着。二人的靈魂與身體都升到半空中，奔騰在慾念之間，雅潔的形體動作，空中的舞姿，又擦新了觀眾的所思所想。於是，善與惡，罪與義，一再交纏。整個演出，都是美極。

尋找中國門

白頭翁



二月，加拿大的濱海名城溫哥華的景色，害得當地的朋友不好意思。三月來就好了，櫻花全開，樹上是花的海，樹下是人的海！——畫家指着湖畔一排排光禿禿的樹，繪聲繪色地告訴我。教我拿什麼招待你們？無花果、李樹、櫻桃、葡萄，連芽也沒有，記得我發給你的照片嗎？九月，滿院子是沉甸甸的果實——業餘園藝師恨自己當不了武則天，人家在嚴冬降旨，百花即時乖乖地聯手盛開。

早晨，我在旅館吃過早餐，坐對落地窗外的陰雨。心由景生，落寞是免不了的。坐膩了，出門去，把晴雨兩用夾克的領子拉高。繞到旅館後面，那裏有一個小而美的湖。不愧是楓葉的國度，小路兩旁白莖帶青的樹幹下，堆着形狀規則的楓葉，一律呈烏黑色。如果秋楓是遍野熊熊的炭火，那麼，落葉就是灰燼。我繞湖散步，一肚皮遺憾。從陽光加州來，那邊一年四季不缺輪着開的花，教人目不暇接的色彩接力賽，沒一天停過。此刻呢，滿目是光禿，枯萎，暗啞。

好在，湖畔散布的長椅有看頭，都是居民捐贈的，各有獻出的理由，寫在銅製的銘牌上。總括起來，都是為了紀念親人或朋友。其中一張，擺在楓樹下，三尺開外是激盪的湖水。我俯身細讀銘文，它的大意是：我摯愛的母親瑪格麗特·泰勒夫人，生前喜歡坐在這裏，編織金色，欣賞風景，樂而忘返。如今，她與自然長相廝伴。頓時，輕微的顫慄通過我全身。「編織金色」，帶着魔法的意象啊！且給早晨寂寥的湖畔布置為秋光，楓葉辭紅，泰勒太太在這裏安坐。她最喜愛的活計是編織，便攜小橈子下的小籃子，盛着編製針，幾捆彩色毛線。她意態悠然，微笑凝在嘴角。

陽光如絲線，從葉間漏入，泰勒太太的銀髮散成此刻的細雨。從毛線的經緯間出入的編織針，把風聲，把水影，把花蕊前蜂鳥的靈巧，把湖上白鵝的淡定，把飛絮飄揚的悠然，還有路過者友好的招呼，小狗戲耍毛線團的憨態，一股腦地織入。而這一切，都被金色的陽光暈染過，被她納入金色晚年的版圖。一年年下來，泰勒太太在樹下織就幾件毛線衣、幾頂帽子、幾條圍巾，為了老伴、兒女、孫兒女、親友；為了社區的慈善基金義賣大會？湖波早已把她的影子摺疊起來，把她的笑語錄進波紋。她圓滿的人生，化為一張長椅。我小心翼翼地坐下來，撫摸濕漉漉的椅背，心頭升起無限的暖意，眼前的毛毛雨，被幻象裏的陽光鍛打成黃金細絲，光影浮動，碰撞，攪拌，泰勒太太手上的編製針，有如指揮棒，金色的旋律盤旋，飛升。

就在這一刻，我又發現，長椅旁邊的柏樹，樹幹上釘着一個銘牌，上面有這樣一句：「我們必再度相見，在樹下。」原來，這棵樹是丈夫為亡妻而栽下的。我又被震撼一次。是啊，塵歸塵，土歸土。他們必然在泥土裏重新合而為一。

從「編織金色」到「泥土裏的再度相見」，完美的晚年，必然的歸宿。湖畔不起眼的一隅給我如此丰美的啓示，在怎麼也快樂不起來的天氣裏。經受了一次靈魂的洗禮，身體馬上輕盈起來。周遭無一不凋零的林木，忽然變得無比迷人，看，赤裸裸的枝，光禿禿的莖，釘在鉛灰色的天幕上，這裏一排，那裏一堆，貌似孤苦無告，其實在囤積生命的偉力。誰說它們難看？不就是郎靜山先生不朽的攝影作品？不能比它們更簡練了，也不能比它們更繁複了！

我對溫哥華說：只要「編織」與「相見」這兩個銘牌在，哪一天來，都是絕佳時間！



一道極簡單的問題，卻幾乎難倒所有人，我們的祖先何時住進有門的屋舍？關上門就是家，打開門就是院；門裏門外兩個世界。這就是門，一塊豎立起來的木板，讓人類苦苦尋覓了數十萬年……

中國人何時懂得門？真正住進有門的房屋？似無定論。先有的門後有的文明，先有的門後有的家庭，先有的門後有的文字，先有的門後有的階級，先有的門才有的不平等，除去那道門，人類和其他靈長類動物沒有區別，沒有門的時代，人類還是動物……

門是人類文明的歷程碑。

那是一扇春秋時期齊國都城臨淄的宮殿大門。距今至少有三千多年矣，堪稱現存門之祖也。它是在山東臨淄出土的齊故城十號宮殿遺址出土的大門，其高二點七五米，寬一點五五米，門表面有紅色。推測應為春秋戰國時，齊遭戰亂城門遭焚燒轟然倒塌在殘灰之中化為遺跡。每有國難家仇，門往往首遭其難。「破門而入」，攻城首先是破門，西楚霸王進入咸陽一把火把秦王朝的國都燒成一片白地。項羽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縱火犯。我們只能從齊國的宮門去猜想秦國帝都的大門，去想像阿房宮的大門。但有一點似乎是肯定的，自從荆軻刺秦王發生以後，為防懷揣利器的刺客，秦始皇廣收天下的「磁石」，建成磁石門，來晉見秦始皇的人必須經過這道「磁石門」。如有帶刀刃的刺客，則被吸於門上，這是中國乃至世界上第一道安全門。秦始皇不愧為千古一帝，他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座特殊門：安檢門。

中國門學問也大。中國字中帶門的字就有三百多個，門裏有家、有愛、有生生死死、有恩恩怨怨。曹操就曾借問考人，他在完工的宅院大門上寫了一個活字，果然難倒工匠臣子，唯獨楊修看破，門字加活字，闕也，幸然是嫌此門太寬，拆了重建。

在中國講侯門深似海，一望門便可知富貴，一登門便可知侯門乎？王門乎？朱門、豪門、門閥、門徒、門生，杜甫所吟「朱門酒肉臭」，其朱不紅，門不重，台不高，真正的王府、侯門、大夫宅第，杜甫望見過的不多，其酒肉飄香還是酒肉臭，焉能為市人



▲門是人類文明的歷程碑

資料圖片

所嗅？唐以紫為尚為貴，紫紅大門為侯門。此外，王侯將相之宅第還要看其門樓的高低，門面的闊窄，門階的多少，門釘的大小多少，幾排幾行幾個？錯了就「逾制」，輕則罰俸，重則免官獲罪。門上不但有講究亦鑄有法律。清初八大鐵帽子王爺「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屢歷征戰，戰功纍纍，曾傳以八十多親兵衛散明朝兩萬大軍，且斬首無數。濟爾哈朗把他的鄭親王府的街門改為前後對照的面闊三間的大門。順治四年，一六四七年二月，濟爾哈朗「因府第逾制，罰銀兩千，罷輔政」。幸虧是鐵帽子王爺。

唐朝崔駰有一首《贈去婢》甚有名，其後兩句：「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海有多深侯門就有多深。《紅樓夢》中描繪賈府中的門就多達三十多種，門對門、門衙門、門套門、門裏有門、門外亦有門、五花八門的門、各種各樣的門、蕭郎入侯門，必是入得出不得！

侯門之門雖然門門相望，但門門不同，沒有相同的門就像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綠葉。我見過清初一位重臣的故居大門，門頭之上，高懸三塊「王牌」，氣勢威猛，甚是鎮人，皆朝廷賞賜的功名，高高在上，皇恩在上，文官武將要下轎下馬，彷彿穿着一件皇帝親賜的黃馬褂。門檔無戶對，一對威武的鐵獅子分左右恪守門栓。下有門枕石，高過半尺厚過四寸的門檻，兩旁的門栓直衝青天，門框是五寸厚的老榆木作的，百年不朽，百年不坍。門上有皮釘，五排門釘，每排五釘，都是黃銅包釘，生鐵鑄就。門釘有講究

，錯了有要殺頭之罪。逛故宮，進頭道門天安門，朱紅大門上就有九排鑲金的大圓門釘，九九八十一個，天下只有皇宮大門有，帝都皇城大門有，「朱扉金釘，縱橫各九」，以下親王爺、郡王爺、貝勒爺、侯爺，依次累減，縱橫各七的，各五的，直到門上無釘，俗語：白釘，門裏不是在朝為官的。門上的鋪首分左右，各有龍之四子椒園口銜一圓環相視，所謂「千金造門」果然不凡。想起我在山東臨淄博物館看見的一對在齊陵街道梁家終村出土的秦時的鑲金鋪首，估計那應是王侯之府第大門上的鋪首。有些無功無名豪門富家大門上的鋪首講究鑄字，左首鑄忠，右首製勇。

門上有神，附在門上的神為門神。中國的門神據說有三十多位，最常見最熟悉的莫過於哼哈二將，黑臉的尉遲恭，黃臉的秦叔寶。中國人貼門神的歷史不會太久，據說古羅馬時人家有位門神叫雅努斯，本是司光的太陽神，諸這麼一位門神是為了帶來光明，驅避邪惡。中國的門神不一樣，兼顧驅惡避邪，保護宅第，門神就是安全神。門上有神，門不簡單。缺什麼不能缺了門；可以邁錯了步，絕不能邁錯了門。

侯門之中要求府中小姐「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大門是指府門宅第院門，出門如出家，出嫁之前是不能擅自出大門的。「二門不邁」，二門專指內宅內院的一道垂花門，家中小姐送客也只能送到二門裏，出了二門就是壞了規矩。這二門不但內眷不能邁，未經允許外人也萬萬不能邁，邁錯一步就可能喪命，有法律為證，在垂花門裏立着一根紅漆的大棍，其名水火棍，據說是從衙門裏請回來的，外客未經同意私自邁過「二門」，便可用此棍活活打死。

有時邁錯門打死也是輕的。天安門那時叫承天門，正陽門正門大開着，但誰也不能邁過門檻，全國上下不分文武武將，也不分男女老少，誰邁錯此門，則推至菜市口斬首，嚴重的要追究「三族」，滿門抄斬。皇門連着命。京城的九道門，哪個門都不能邁錯了步，邁錯了鐘點都不行，輕則一頓暴打，戴枷立在城門處示威，重則一百大杖，打得皮開肉綻，還有口氣的話立馬押回刑部大牢，關三五年是輕刑。

（上）



台灣的作家劉墉在其散文中曾寫道：「或許女兒真是父親前世的情人吧！所以，父親會把女兒的男朋友看成敵人；所以，父親會在牽女兒走過紅地毯時哭成個淚人。」幾句話就把父親對女兒的偏愛，以及父女間的親密真切地表現出來了。都說父親形象總是嚴厲和不善表達，但面對自己的小棉襖，恐就毫不吝惜他的疼愛了。也難怪能夠在父親面前大膽表露感情的，多數是女性。比如冰心寫過這樣一節詩：「父親啊！／我怎樣地愛你，／也怎樣愛你的海。」海是父親的寬容，同時亦代表這一家庭的開明和睦。其父是參加過甲午海戰的北洋艦隊副艦長，曾在李鴻章創辦的水師學堂就讀，而他在學堂的老師正是中國近代的啟蒙思想家嚴復先生，所受薰陶不問可知。父親對冰心的百般愛護，至少從她沒有依從封建思想而裏出一對三寸金蓮來便可見一斑了。

「父親」與「爸爸」不是同一個詞？

吳念茲

不過話說回來，父子之間很難複製出這般直接、深情的表達。或許父子之間更多的情況是，兒時親如兄弟，老來情似故人，到了而立之年，自當四處奔走、闖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唐代詩人王建有詩曰「來時父母知



隔生，重着衣裳如送死」，孩子上戰場建功立業，父母卻得做好今生不復相見的準備，倘若有幸載譽歸來，其情其景豈不恰如重遇故人？顧城也在詩中和父親告別：「我們將各自奔向遠方，／讓友誼將我們連接，／願

我們再見在海洋」。他的父親顧工也是詩人，顧城的成就和打小接受家庭的文學教育是分不開的，可這對父子的結局竟是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劇，令人唏噓。另一位朦朧詩人北島也在給父親的詩中寫過：「你召喚我成為兒子／我追隨你成為父親」，相比於「愛」這個字，用「召喚」和「追隨」來形容父子連心再妥切不過了。

雖說現代詩對父親的書寫遠比古典詩更多、更直接，但向父親表達感情直至今在也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縱然寫詩，亦不得不面對難言、少言的狀況，要以極簡練的話語傳神、表現感情力量。譬如在李少君的《傍晚》，所寫不過是兒子喊老父親吃飯這麼簡短的對話，但詩人說「我每喊一聲，夜色就被推開推遠一點點／喊聲一停，夜色又聚

◀父愛不限於稱謂之別

資料圖片

集團攏了過來」，直到「父親的答應聲／使夜色似乎明亮了一下」。一呼一應，字裏行間，留下了多少溫暖，一個父親就是這樣照亮了另一個生命的黑暗。在我看來，父子之間感情的傳遞就在於此一呼一應之內，笨拙也會寫過：「當我叫一個男人父親時我覺得他就是整個星空／當一個男孩叫我父親時那是我頭上突生的白髮」，父子之間的陪伴竟是如此靜謐，亦如此短暫。

有趣的是，還有一位詩人湯養宗一反常規，認為「父親與爸爸絕不是同一個詞」，在「爸爸」的呼叫聲中他聽到石頭、鋼筋、混凝土，聽到這些召喚着一座摩天大樓的孩子，但他的「父親」卻只是一隻「領着我在泥土裏忙碌食物的螞蟥」，「像我這樣一個從小就跟着父親上山砍柴／半夜就挑着海螵肉進城販賣的人／你一定要我跟着你喊爸爸，我喊不來」。爸爸和父親真有意義上的區別嗎？可無論你選擇了哪一個詞，誰說在這一聲叫喚中，不應多置一份珍重與敬畏呢。